

心聲心畫總失真——文與人的分離



唐浹



以前亂翻《淮南子》，讀到倉頡造字，「天雨粟、鬼夜哭」。起初以為，那是天地鬼神看着渺小的人類，在進化出語言之外，又創造出前所未有的文字，使人與人的交流能跨越時間與空間，傳諸久遠，文明由此開啟新紀元，因而驚嘆乃至感動。

後來，看到東漢學者高誘的註，才知道原先的理解是錯的，驚天地泣鬼神的，不是驚嘆和感動，而是恐懼與悲哀：人類引以為傲的造字，在鬼神看來，是「詐偽萌生，去本趨末」。人類拿起筆頭，會逐漸拋棄頭，將走向饑荒，老天悲憫人類，下起了粟雨，鬼神則害怕被文字褻貶彈劾，在暗夜裏哀哭起來。那情形，和今天人類面對自己造出的具身機器人，多少有些相似。

文字一出，人類的詐與偽，就有了更得力的助手。

語言和文字，從實用角度看，都只是交流的工具；但它們在實用價值之外，又逐漸生出審美價值，成為可獨立把玩的對象，形成語言的藝術和文字的藝術。語言的藝術，到戰國縱橫家那裏已經登峰造極。鬼谷子講「捭闔」，講「反應」，講「飛箝」，講「揣摩」，已經提出了一套語言藝術的完整理論，如果操之得法，可以憑一張嘴，吹得天花亂墜、枯樹回春。文字的藝術，除了記錄和呈現人類的哲思，又一路生出各式文學來，詩詞歌賦，各有擅場。

見了一些人，聽了一些話，讀了一些書，慢慢對語言和文字祛魅，懷疑產生了，增長了。老子講「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」，已經看到語言的困境。到了孔夫子，這種不信任從形而上落到具體人事之中。孔夫子是個老實人，起



●此為河南省濮陽市南樂縣倉頡陵內的造字台。新華社

初別人講什麼，他便信什麼。後來見到口若懸河的弟子宰予白天睡大覺，十分生氣，痛罵宰予「朽木不可雕」。他由此總結出一番道理：「始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信其行；今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觀其行。」孔門弟子把這番話當作重要的人生道理，鄭重記載在《論語》裏。或許是這件事給孔子的創痛太過劇烈，他不能忘懷，在不同場合談到對言辭的懷疑和批判，《論語》中也有所記載，如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」「巧言亂德」「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」等等。這些道理，都是孔子吃盡苦頭、碰遍釘子，反思總結出來的，至今仍值得置諸座右。

然而，巧舌如簧的縱橫家，依然橫行天下；雕琢文字的藝術，也終究興起，還在「踵事增華」。「文以載道」，載不動這許多道；「詩以言志」，大多是無病呻吟。操弄文字的人與他所操弄的文字之間，關係逐漸變得微妙起來。

西漢末年，一位木訥而口吃的思想家揚雄，在其著作《法言》中說：「言，心聲也；書，心畫也。聲畫形，君子小人見矣！」認為語言、文字是人心的表現，可以藉此窺見作者精神境界的高下。可惜，這是理想化的想法，現實往往不如此。深耕文字的人很快就發覺，文和人是彼此分離，甚至背道而馳的。南朝才子皇帝梁簡文帝蕭綱就給兒子寫信，傳授作文的秘訣：「立身之道，與文章異。立身先須謹重，文章且須放蕩。」蕭綱是文章的高手，將文章技巧與作者為人區別看待，對此有理論的自覺，但他並沒有否定寫作者應具備良好的品行。

一些文人學士就大不一樣了。他們看到了文字的欺騙性，並且善於利用這種欺騙性。對此說得最露骨的也許是清朝乾嘉時期的大學者王鳴盛。此公學問一流，人品則不入流。他的《十七史商榷》，是一部史學傳世之作，很有見地。可就是這樣一個人，貪污受賄成性，有人勸他顧惜名節，他回答道：「貪鄙乃一時之嘲，學問乃千古之業。」（百年之後，說我壞話的早就煙消雲散，而我的書卻會流傳千古。）他書中那些慷慨激昂的言辭，不過是用來遮掩自身令人不齒的貪鄙罷了。

以為單憑文章便能分出君子小人，揚雄未免太天真了。

文與行相悖，不只是文人私德問題，有時還關乎國家興亡。唐太宗曾問魏徵，他讀《隋煬帝集》，感到隋煬帝的文章很好、知識淵博，「亦知是堯、舜而非桀、紂，然行事何其反也？」魏徵對曰：「煬帝恃其俊才，驕矜自用，故口誦堯、舜之言而身為桀、紂之行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。」太宗嘆曰：「前事不遠，

吾屬之師也。」孔夫子看宰予晝寢，悟出人的言與行不必一致；唐太宗讀隋煬帝文集，深感文與行相去之遠。聖人與雄主，都曾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。

唐太宗談的雖是隋煬帝，但這個問題本身具有普遍永久的意義。五百多年後，元好問在一首談詩歌的詩裏，藉揚雄的話頭，逆其意而用之，回答了唐太宗之問：「心畫心聲總失真，文章寧復見為人。高情千古《閒居賦》，爭信安仁拜路塵。」

《閒居賦》是晉代文豪潘岳的名篇。讀《閒居賦》，會令人頓生田園之思，覺得此文的作者應當是雲淡風輕、視富貴如浮雲的吧。可事實卻讓人氣悶。《晉書》載，潘岳「性輕躁，趨世利，與石崇等事實譴，每候其出，與崇輒望塵而拜」。恭恭敬敬立在路旁，伸着長頸，望着貴人遠去的方向，吸着車塵尾氣，直到看不見為止。文人言行不一、文行相悖的醜態，被潘岳演繹得入木三分。讀到這裏，我對文字的信心又遭到了骨折式的打擊。此後，再看到那些冠冕堂皇、義正辭嚴的文章，我總想掀開文字的背面，看看華袞之下藏的是怎樣的貨色。

於是我又想：既然文與人早已被現實拆開，道德和文章已分為兩截，冠冕堂皇的文字背後，未必盡是光明偉大的人格，很多時候反而藏着陰暗和卑劣。那麼，我們在讀書時，還能信些什麼？為了減少一些失望，或許可以採用佛家「依法不依人、依義不依語」的辦法，欣賞文章本身及其所載的道（如有），而不必對作者有過高的期望，特別是在道德人格上。如果遇到好文章，而作者又品行高潔，那就值得喝上幾杯，甚至是陳年茅台。

秋葉藏天地(外二首)

王波

《淮南子》記下古老箴言
嘗一臠肉，知一鍋滋味
懸羽觀炭，察燥濕變遷
一葉飄零，便知歲晚
以小明大，以近論遠
天地的訊息，藏於微末之間

榮枯一葉心

春陽喚醒沉睡的芽
春雨春風舒展青澀年華
它扛過盛夏狂風驟雨
冰雹刻下滿身傷疤
秋霜一重重壓落青綠
慢慢染黃、染紅，歸於枯寂
歷經萬般磨礪
才從容辭枝，落向根下

榮枯自敘

時序無情，榮枯往復
花開又落，葉綠還枯
時光悄悄翻過晨昏
少年轉眼，鬢覆霜素
葉落知秋，人老知命
每個人，都攜一段獨自的旅途
不嘆歲月流轉
握住當下，寫好自己的故事

時代詩行

瓦罐裏的最後一縷秋香

成文耀



●瓦罐、野菊、紅薯，是忘不掉的霜降味道。AI繪圖

今早出門取快遞，風撞在臉上的瞬間，我才反應過來，今天是霜降。樓下賣烤紅薯的阿婆把鐵皮桶挪到了向陽的牆根，掀開蓋子的瞬間，焦甜的熱氣「轟」一下湧出來，裹着風往衣領子裏鑽。涼與暖撞在一處，秋就這麼扎扎實實沉到了底。小區牆根下種了幾叢野菊，前幾日還只攢着青綠色的花苞，一夜霜降，忽然就炸開滿枝細碎的金。花瓣上凝着薄薄一層白霜，指尖碰上去涼絲絲的，霜粒化在指腹上，留下清苦的菊香。

小時候在山裏外婆家過霜降，儀式感全藏在那只掉了漆的黑瓦罐裏。天剛濛濛亮，外婆就攆着竹籃往後山走，坡上的野菊花沾着厚霜，摘的時候得輕手輕腳，稍一用力，霜粒就簌簌往下掉，落在褲腳上，涼得人縮腳。她總說，霜降這天採的野菊曬出來最香，泡進茶裏，整個冬天都不頭疼。回來她就把瓦罐搬到土灶邊的小矮凳上，洗淨的野菊鋪在罐底，丟進幾塊剛從後山刨回來的紅薯，添小半瓢山泉水，蓋上木蓋，用溫火慢慢燜。灶裏的松枝劈啪響，煙從灶口漫出來，混着菊香和紅薯的甜氣，把整個黃泥小院都裹在暖香裏。我蹲在灶邊，盯着瓦罐蓋直嚥口水，外婆就用燒火棍輕輕敲敲我的手背：「急什麼，霜打的紅薯，燜透了才甜。」

等日頭爬到院牆頭，她才掀開木蓋，熱氣湧上來，菊香混着紅薯的焦甜。先撈起泡軟的野菊，攤在屋簷下的竹篩上曬，風一吹，香得滿院的蜜蜂都繞着竹篩轉。再夾出燜得軟塌塌的紅薯，薯皮在瓦罐壁上烤出了焦褐色的硬殼，輕輕一撕就裂開，金紅的薯肉冒着熱氣，咬一口甜得黏牙，連纖維裏都浸着淡淡的菊香。我靠在竹椅上啃紅薯，外婆坐在旁邊翻曬野菊，山風卷着霜後的清冽吹過來，那是我這輩子忘不掉的霜降味道。

後來我到城裏讀書工作，超市裏一年四季都擺

着包裝好的菊花茶，路邊的烤紅薯攤常年飄着香氣，可總覺得少了點什麼。直到後來外婆走了，我才忽然懂，少的不是菊香，也不是紅薯的甜，是山裏帶着松針味的風，是外婆蹲在灶邊添柴的影子，是只有霜降這天，霜粒落在野菊花瓣上的那點清透勁兒。前幾日收拾舊物，我從箱底翻

出個布包，裏面是外婆當年曬好寄給我的野菊，藏了許多年，可擰開布包的瞬間，那股熟悉的清苦香還是漫了出來。我找了個舊砂鍋，將紅薯和乾野菊丟進去，加水慢燜，香氣一點點從廚房漫出來，漫過書桌，漫過椅背上掛的外套，輕輕裹住我。我站在灶台邊盯着鍋蓋，恍惚間好像又回到了山裏的黃泥小院——我蹲在矮凳上啃紅薯，外婆坐在竹椅上擇菜，山風從院門口吹進來，把她鬢角的白髮吹得輕輕晃。

關火掀開蓋子，熱氣撲在臉上，和記憶裏的溫度一模一樣。夾出紅薯咬一口，甜香軟綿，舌尖漫開一點極淡的菊香，和小時候外婆瓦罐裏燜出來的味道分毫不差。我靠在陽台欄杆上啃紅薯，樓下的烤紅薯阿婆正給客人裝袋，風捲着遠遠糖炒栗子的香氣飄上來，樓群浸在傍晚的橘色霞光裏。城市裏的霜降，沒有漫山野菊，沒有土灶松煙，可這一口熱紅薯下肚，整個人從指尖到心口都暖透了。我把剩下的野菊裝進玻璃罐，擺在陽台窗台上。霜後的光落下來，灑在細碎的金色花瓣上，像撒了一層薄薄的雪。今年的秋眼看就要到頭了，可只要這罐野菊還在，我就能隨時燜出一罐帶着外婆味道的熱紅薯，就能在越來越冷的日子裏，把小時候藏在秋裏的那點暖，掏出來慢慢捂熱。霜降不是秋的結束，是把一整個秋天的甜、香、暖，都凝在薄薄的霜花裏，等你掀開蓋子的那一刻，那些藏在舊時光裏的溫柔，會跟着熱氣一起，安穩穩落到你的手心裏。



董國寶

爺爺的綠郵袋

爺爺珍藏着一個舊皮箱，裏面存放着一個褪了色的綠郵袋，邊角磨得發亮，上面「鄉郵」兩個字用白線繡成，雖有些磨損，卻依舊清晰。爺爺說，這郵袋是當年郵政所配發的，綠得像山間的青松，裝過的不只是信件報刊，還有村裏人半輩子的期盼與溫情，是他這輩子最珍貴的念想。

上世紀七十年代，爺爺是方圓幾十里唯一的鄉郵員。那時的鄉郵路，有翻不完的山樑、跨不完的溪流，30多里路全靠雙腳丈量。他每天天不亮就出發，背着沉甸甸的綠郵袋，踏着晨露上山，披着暮色歸家，風雨無阻。那抹流動的綠色，成了山路上最顯眼的風景，鄉親們遠遠望見，就知道是送信的師傅來了。

爺爺的綠郵袋裏，總有兩樣固定的東西：一小罐紅糖和一個針線包。他說山裏老人孩子多，紅糖能應急補力氣，針線包能幫鄉親們縫補路上磨破的衣物。有一年深秋，山裏下了早霜，爺爺路過核桃灣時，看見獨居的陳奶奶正坐在門檻上發愁。原來陳奶奶的兒子在外地工作，寄來的過冬棉衣被老鼠咬了好幾個洞，她眼睛花，根本縫不了。爺爺二話不說，坐在屋檐下，用針線包給棉衣縫補起來。他的手常年握郵包、攀山路，布滿老繭，卻縫得又勻又密。縫完後，他又從綠郵袋裏摸出紅糖，沖了一碗熱糖水給陳奶奶暖身子。陳奶奶拉着他的手，眼眶泛紅：「大兄弟，你這綠郵袋裏，裝的都是暖人心的寶貝啊，比親兒子還貼心啊。」

從那以後，爺爺的綠郵袋裏又多了些「額外」的重量。陳奶奶的降壓藥快吃完了，他提前記在小本子上，進城時順便買回來；村裏孩子要寄成績單給在外地打工的父母，他手把手教他們貼郵票、寫地址；就連誰家的雞丟了、豬跑了，也會託他在沿途打聽。鄉親們總說，爺爺的綠郵袋是「百寶袋」，裝着山裏人的柴米油鹽、喜怒哀樂，那抹綠色走到哪兒，哪兒就有安心和暖意。

有一回，暴雨沖毀了山澗的木橋，郵路斷了。爺爺站在岸邊，看着湍急的水流犯愁。村裏的年輕人說要等水退了再走，可爺爺記得，王大爺的兒子寄來了救命的匯款單，張嬌的女兒寄來了大學錄取通知書，這些都是鄉親們盼星星盼月亮等着的東西。他咬咬牙，找了根粗壯的樹幹當獨木橋，小心翼翼地挪了過去。走到河中央時，腳下一滑，爺爺摔在水裏，他把綠郵袋緊緊護在懷裏，生怕裏面的信件被浸濕。上岸後，他不顧渾身濕透，先解開郵袋繩子檢查，見用塑

料袋包着的信件裹得嚴實，完好無損，才鬆了一口氣，擰了擰衣褲的水，繼續趕路。那天，當他渾身泥濘、披着濕衣把匯款單和錄取通知書送到鄉親們手上時，張嬌拉着他的手，連聲道謝：「您這綠郵袋裏，裝的是我們全家的希望啊！」

爺爺的綠郵袋裏，也藏着孩子們的希望。那時山裏的學校條件簡陋，圖書少得可憐。爺爺每次進城送信，都會去書店搜羅一些舊書和畫冊，放進綠郵袋裏帶回山村。他把這些書分給學校的孩子們，看着他們圍坐在一起，如饑似渴閱讀的樣子，爺爺心裏比吃了蜜還甜。有個叫小石頭的男孩，父母離異後跟着奶奶生活，性格孤僻。爺爺發現他特別喜歡看書，就經常給他帶故事書，還在書頁上寫下「好好學習，走出大山看世界」這樣鼓勵的話。久而久之，小石頭變得開朗起來，學習成績也越來越好。後來小石頭考上了師範大學，成為村裏第一個大學生。他臨走前，特意跑到爺爺家，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：「爺爺，沒有您綠郵袋裏的那些書，就沒有我的今天。您的綠郵袋，是我童年最溫暖的光。」

歲月流轉，爺爺的背漸漸駝了，腳步也變得蹣跚。隨着鄉村公路修通，快遞車開進了山村，智能手機普及，人們漸漸不再依賴書信聯繫。爺爺退休那天，全村人都來送他。陳奶奶給他縫了雙新布鞋，鞋底納得厚實，說：「以後不用再走山路了，穿這鞋舒服。」王大爺拎來了一籃自家種的核桃，硬塞進爺爺懷裏；小石頭寄來了一幅親手畫的畫，畫裏是一個背着綠郵袋的老人，行走在灑滿陽光的山間小路上，那抹綠色格外鮮亮。

如今，爺爺已經80多歲了，卻總愛坐在門口，望着當年走鄉郵路的方向。他常說，現在的日子越來越好，交通方便了，通訊發達了，綠郵袋換成了快遞車，但那份人與人之間的真情不能丟。

去年秋天，小石頭帶着妻兒回村探親，特意來看望爺爺。現在村裏建了文化書屋，孩子們有讀不完的書；村裏還有了電商，鄉親們種的土特產通過網絡賣到了全國各地。他拉着爺爺的手說：「爺爺，您當年的綠郵袋，現在換成了電商包裹，您傳遞的愛心和溫暖，一直都在延續。」

爺爺笑着從舊皮箱裏拿出那個綠郵袋，輕輕拂去上面的灰塵，遞給小石頭：「這郵袋就交給你，希望你能把這份暖一直傳下去。」夕陽下，綠郵袋在陽光的映照下，仿佛又恢復了往日的鮮亮，就像那些藏在時光裏的溫暖，永遠不會褪色。



●爺爺曾在鄉間背着綠郵袋送信。AI繪圖